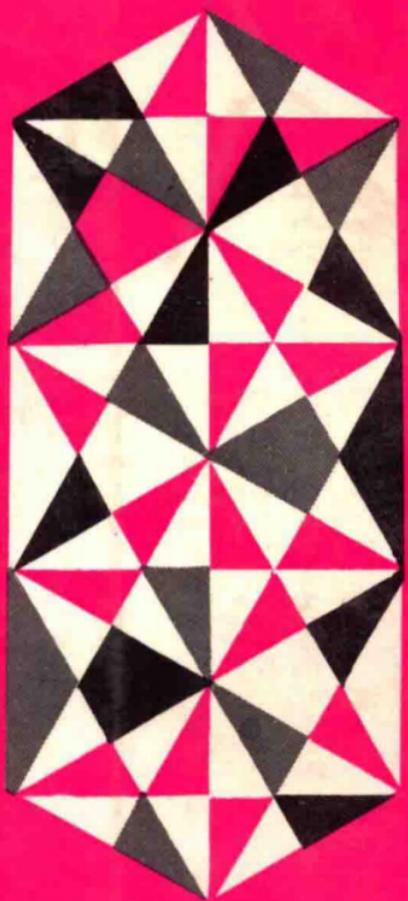


中外文庫之 四七 喬家才著

爲歷史作證



爲歷史作證 目錄

劫後隨筆	三九
黃埔建校簡史補正	五三
三民主義力行社傳真	六一
軍統局的工作在山西	八三
聲威與嚇阻	八七
苗培成高風亮節	九七
閻錫山的豪情	一〇三
仰光敵後抗日戰	一一五
徐志道的生平	一四三
左曙萍的一生	一五七
武士敏將軍之死	一五七

宗榮祿上十字架.....一六三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六五

——也談「文章千古事，豈可信口說」

閻錫山與戴笠.....一七五

詩人情報員異域蒙難.....一七九

——農穩祥李都建的故事

攝護腺肥大切除記.....一九三

爲歷史作證——戴笠未參加北伐東路軍.....二〇七

爲戴笠辯訛.....二三二

再爲戴笠辯訛——批判中共滿紙謊言以正視聽.....二四七

力行社與國民黨.....二六七

干國勳——喬著「軍統局的根力行社」讀後（附錄）.....二九三

臺灣奇女子藍敏.....三〇三

姜太公談道統	三一七
土肥原的侵略魔掌	三二七
哀悼李仲琳兄	三三七
干國勳與力行社	三四一
憶廖耀湘將軍	三五一
王陵基與戴笠	三六三
如何對付日本篡改歷史	三七五
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沒	三七九
魏大銘夜郎自大	三九九
憶乃建	四〇七
憶陳素農將軍	四一一
賴景瑚傳	四二一
也談梁漱溟	四五五

救腿記	四五三
壽郭履洲兄八秩華誕	四六三
講一個故事紀念郭鏡秋	四六五
懷念蕭一山先生	四六九
「南京大屠殺」和「還俗記」	四七一

附 錄

天地有正氣，於人曰浩然	賴景瑚 （四七九）
讀「浩然集」話戴笠將軍	褚問鶴 （四八五）

劫後隨筆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報紙上刊出消息，立法院爲立法委員吳鑄人召開治喪會，又一位朋友走了。大陸未沉淪以前，吳鑄人任中國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我們時常見面，每週至少碰兩次頭。來臺三十七年了，他不會不知道我在臺灣，但他沒有找我，我也不會找他；因爲在我心理上，我們中間有一個結，往事很不愉快，非常悲痛。

吳鑄人在逝世一個月以前，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約我到立法院委員交誼室看他，他說從中外雜誌上看見我的文章，所以想和我談談，我們很久很久沒有見面了。

我很奇怪，我爲中外雜誌寫了十三年文章，怎麼等到十三年以後，才看到我的文章呢？說詞不合乎邏輯。見面以後，說了許多當年不痛快的事，他顯得老了、胖了，但是我還是不懂爲什麼要見我；現在看見治喪的消息，我才恍然大悟，這是臨終之前的話別。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概他對往事，總覺得有些愧疚，不傾吐出來，藏在心裏有些不舒服。

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長馬漢三兄之死，以及我坐九年牢，都和吳鑄人先生有着很密切的關係，也可說是他老兄大力促成的。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北平市選舉立法委員，名額五人，有一名婦女保留名額，如果祇一名婦女競選，一票也就可以當選。吳鑄人的女友某女士由中央提名競選，保密局毛局長的女友某女士，在毛局長支持之下也出來競選，而且勢在必得。主持選舉的民政局長馬漢三是軍統局的老同志，所以毛局長有恃無恐，以為他所支持的某女友一定當選，不成問題。

投票前兩天，我因奉到蔣經國先生電召，去了南京，返回北平，選舉剛剛結束。我進門連臉都沒有洗，某女士和她的丈夫某君就來了，口口聲聲馬漢三不賣毛先生的帳，所以她落選了。我一聽，問題非常嚴重，某女士不被選出來，怎樣向毛局長交代？趕緊去看馬漢三兄，詢問究竟。

漢三兄告訴我，投票三天，第一天，毛局長要支持的某女友得到選票近八千多張，吳鑄人支持的某女士的選票還不到一千張，吳鑄人着了慌。他是市黨部的主任委員，趕緊去找市長何思源，逼迫何市長解決這個問題。當天晚上，何思源市長召集各區區長訓話：「某女士（吳鑄人支持的）和我何思源沒有一點關係，她是總裁提名的，現在又跑出一個某女士來，教我如何向總裁交代？我這個市長還能幹嗎？不論那一區，明天再發現有一張某女士的選票，我就立刻撤你區長的職。」

漢三兄問我：「在這樣情況之下，能够硬把毛局長支持的某女士選出來嗎？你說，我們要不要在北平做人？要不要在北平工作？」我回到寓所，費盡口舌，勸導某女士和他的先生，馬漢三的確有困難，何市

長如此宣布，我們爲了北平工作，不能不顧一切。但是他們一口咬定：「馬漢三不賣毛先生的帳，非要毛先生幹掉他不可。」

我非常生氣，馬漢三是北平市的簡任民政局局長、國民大會代表，因爲一個女人沒有當選立法委員就被幹掉，革命革到這步田地，成個什麼世界？我說：「這些人革命，是憑着本事，拚着性命，不是靠什麼關係，好！你們就教毛先生幹掉他吧！」

大錯已經鑄成，的確不是馬漢三不賣帳，而是環境使然。吳鑄人沒有替馬漢三想一想，你的女友該選出來，毛局長的女友就不該選出來嗎？假如吳鑄人不採取激烈手段，逼迫何市長攤牌，大家好好商量，把某女士和某女士都選出來，不是就不會殺人，皆大歡喜嗎？

馬漢三被殺了，我坐了九年牢，未經正式軍法審判，我沒有看見過起訴書，也沒有看見過判決書，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離子散，慘絕人寰，經歷了一次最大的劫難，這和吳鑄人先生多少有點關係。他在離開人世以前，閃電式地和我見一次面，談了一個半鐘頭，總算了結這段因緣。

史記帝王世系不可靠

顧頡剛的「古史辯」將中國古代史一律推翻，有些數典忘祖，不能苟同。

司馬遷去古不遠，又遊覽名山大川，採訪遺事遺聞，所著史記，文字優美典雅、敍事確實，確爲不朽

傑作。惟五帝本紀及夏、殷、周、秦本紀所述帝王世系，堯、舜、禹、湯、文、武都是黃帝子孫，似乎有些牽強，不能不令人懷疑。

(一)商爲東方民族，周爲西方民族，相距千萬里。古代交通不便，移動不易，黃帝子孫如何遍及東西？中國人都是黃帝子孫，即導源於司馬遷的這種說法。孫中山先生說中國民族是百姓民族，故史記帝王世系值得檢討。

(二)帝堯爲帝嚳的兒子，黃帝的玄孫（四世孫）。夏禹爲帝顓頊的孫子，也是黃帝的玄孫（四世孫），與堯係同輩；而帝舜則爲顓頊的六世孫，黃帝的八世孫，成了夏禹的玄孫（四世孫）輩。堯傳位於比他晚四世的舜，舜又傳位於比他長四世的夏禹，傳位時間如此接近，而輩份距離又如此遙遠，很不合情理。

(三)殷紂王係成湯的十五世孫，經二十八傳，六百多年傳到紂。成湯係黃帝十七世孫，十七加十五爲三十二，故紂是黃帝的三十二世孫；周文王和周武王與成湯的輩份很近，文王係黃帝的十八世孫，比成湯晚一輩；武王係黃帝的十九世孫，是成湯的孫子輩，而殷紂王要比周武王晚十三世；所以武王伐紂，在輩份上、時間距離上，也很不合情理。

根據以上三點研究，史記的帝王世系不可靠；堯、舜、夏、商、周、秦都是黃帝的子孫也不可靠。中華民族應該是多民族交流混合而成的，絕不是黃帝一個人的子孫，不過爲了民族團結，說成大家都是黃帝子孫又未嘗不可。

戴雨農駕御千里馬

韓文公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信哉斯言。

抗戰時期，戴雨農將軍領導指揮十萬同志，在敵後、在前線、在大後方，同敵人和敵人運用的漢奸作殊死戰。這些同志同仇敵愾、視死如歸、前仆後繼，幹得有聲有色，成績斐然。雖不能說軍統局的同志個個都是千里馬；但我敢肯定地說，軍統局的千里馬俯拾即是，任何一個機構都比不上。

軍統局待遇不比別的機關好，而紀律嚴於其他機關千百倍，為什麼會有許多千里馬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戴將軍是伯樂，他認識千里馬，他也能駕御千里馬；別的機關也許有千里馬，因為沒有伯樂，千里馬都被埋沒。等到戴將軍殉職以後，軍統局的千里馬也就消聲匿跡了。

戴將軍度量恢宏，目光遠大，知人善任，他能接納部屬的意見，能為部屬擔負責任。他關心部屬，愛護備至，所以部屬都願為他拚命，達成所交付的艱巨任務。他常說：「天地之大，無所不包容，我們要有像天地那麼大的容人之量，容納一切。」又說：「我們用人，取其所長，去其所短。」務使人盡其才，發揮所長。

文人幻想誇大離譜

湖南文豪易君左自稱「北大出名學生易家越」。民國十七年春，任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賀耀祖部的政
治部主任，隨軍參加北伐。他為加強自己的這一段從軍的光榮歷史，在所著「火燒趙家樓」的「黑夜過臨
城」和「月下紅槍會」兩小節中，加油添醋，予以特寫，寫得過份浮誇，浮誇到不盡情理，不但沒有增加
光榮，反而使文章的真實性大打折扣。

「還是初夏呢，你猜熱到一種什麼程度？口袋裏儲着一、兩個寶貴的生鷄蛋，如果沒有被馬的顛簸而
撞破，行不多遠，打開來吃，已經是熟鷄蛋了。」簡直是胡扯。

我們先研究他所說的時間是不是「初夏」？他參加作戰時間短暫，因病返回南京，他說：「假如我一
直北上，我將遭遇着另一次危險，那就是濟南慘案的發生。」可見他所說的時間，距日本軍閥出兵濟南，
阻止北伐，發生濟南慘案，還有一段很長時間。

他自己說：「與敵人周旋，時退時進，前鋒老是在運河區域打圈圈，臺兒莊、棗莊和臨城那些據點以
及附近的村莊。」大概是十七年第二次北伐還沒有開始。第二次北伐，總司令蔣公四月一日到達徐州，令
第二、第三集團軍準備反攻。四月十日第一集團軍攻克臺兒莊。臺兒莊距濟南尚有一段距離，易文所說在
運河區域打圈圈，是四月十日以前的事，可能是三月中、下旬。四月五日清明，四月二十一日穀雨，這兩
個季節都是春天，並不是初夏；蘇北魯南都接近北方氣候，在這個地區、這個時候，不會比臺灣更熱吧？
就是在臺灣頂熱的天氣，溫度高達三十九度也不會把生鷄蛋熱成熟鷄蛋呀！何況在魯南地區春天季節呢！

「記得有一次爲着趕赴前線做救傷工作，馬上加鞭，向前直奔，真是奇蹟一般，不管前面擋着一棟屋宇，怒馬懸蹄，飛一般的跨過了屋頂，然後落在平地。我一點不覺得什麼，有如天馬行空，神龍飛翔，顯英雄本色，這是我平生的一件快事。」

一棟屋宇的高度，不會低於八尺吧？屋頂的寬度，也總有八、九尺吧？一匹好馬可能跳過八尺高的一堵牆，但是絕對越不過八、九尺寬的屋頂，除非真是天馬飛龍，易先生騎的真是天馬嗎？這一段敍述，可說是在做夢，文人的幻想，誇大得離譖，是眞的英雄本色嗎？

「天氣又熱……一到晚間，就感到極度的疲勞，便索性圖個徹底的解放，把衣褲全脫下來……所以我們赤裸裸一絲不掛，躺在地下或破屋裏。」

在前線同敵人作戰，晚上可脫光衣褲，赤裸裸一絲不掛大解放，真是古今中外奇聞。就在平時，一個有紀律的部隊，也不會脫光衣褲睡覺。易君左要把他自己塑造成「英雄本色」，盡量奇形怪狀出洋相，全不顧四十軍的名譽。賀耀祖將軍死而有知，也會氣得跳起來。

「一次，記得是在臺兒莊附近的村莊吧？照例又大解放一次。……正在呼呼入睡時，突然聽到一聲槍響，劃破岑寂，我們立時爬起來，各找自己覆在牆上的衣褲，慌忙間亂糟糟，你穿我的，我穿你的，有的竟忘記穿褲子，披起上衣就跑，我們像一羣驚弓之鳥，又怕敵軍或土匪來襲擊了。」

這一段描寫的滑稽突梯，那裏是國民革命？簡直是一羣烏合之衆；聽到一聲槍響，驚惶得不穿褲子，

光着屁股亂竄，這樣的部隊能够擊敗張宗昌和孫傳芳的隊伍嗎？文人撰文，信口胡謅，把國民革命軍糟蹋得不成樣子，罪過！罪過！

「又有一次在徐州的郊外，深夜躺在鐵軌旁邊，記得那晚並沒有火車通行，幸免危險。這時將近天亮，忽然覺得胸部受着劇烈的壓力，睜眼一看，原來是幾匹野馬奔馳而過，一脚一脚踏過我的心窩，奇怪的是並沒有受傷。」

人不是鐵打的，是血肉之軀，奔馳的野馬一脚一脚踏過心窩，不但沒有被踏死，連傷都沒有受，誰信？徐州不是蒙古草原，那裏來的野馬？在內地，馬匹是很值錢的，真有一匹野馬，也老早被人捕去了，何況幾匹，能任由牠們自由自在奔馳嗎？

軍人是很機警的，選擇休息的地方，不會不顧慮安全，什麼地方不能睡，而要躺在鐵軌旁邊？簡直是找死，這也是英雄本色嗎？

北伐成功，易君左在江蘇省政府做事，好像是教育廳主任秘書。省政府在鎮江，鎮江在長江南岸，隔江相望，北岸就是最有名的揚州。易先生發表了一篇文章「閒話揚州」，大概也是信口雌黃，引起揚州人的公憤，情況相當嚴重，後來他向揚州人道了歉，糾紛才告結束。有人出了一則上聯，徵求下聯。

「易君左閒話揚州，惹出揚州閒話，易君，左矣！」

有人對以：

「林子超主席國府，連任國府主席，林子，超然。」

林森字子超，在國民黨內態度超然，得任國民政府主席多年，非如易君左輕浮荒唐，以林主席來對易君左，就對聯而言，對得非常巧妙合適，但就人與人而言，難免把易君左抬得太高了。

鼎盛春秋與伍子胥

十多年前看過李金棠演出的「伍子胥」，前些日子又看了葉復潤的「鼎盛春秋」，這是一齣好戲，一戲兩名。李金棠和葉復潤都是第一流的名鬚生，演來特別精彩。

史記伍子胥列傳敍述：

「伍子胥，乃與勝（太子建之子）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子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子胥之急，乃渡伍子胥。

伍子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百金，以與父。』

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子胥者，賜粟五百石，爵執圭，豈徒百金劍耶？』不受。』

可見漁父是位高人，史記並沒有漁父跳河自殺之事。史記敍述乞食，祇說：「伍子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也沒有浣紗女跳江自殺事。

戲劇為吸引觀眾，增加情節曲折，但卻把伍子胥形容成一個多疑的人，先是疑心東皋公出賣他；渡江

後怕漁父洩露他的行止，返回叮嚀，漁父爲使他安心離去，跳河自殺；吃了浣紗女的飯，也是去而復返，浣紗女也跳河自殺。伍子胥係大英雄，智慧極高，絕不會那樣多疑。即使真的返回叮嚀一聲，漁父和浣紗女又何必跳江呢？如此描寫是在表白漁父和浣紗女是義，可是相反的，伍子胥就不義了。戲劇的作者似乎不曾考慮過，這樣描寫不是捧伍子胥，而是貶伍子胥。

迄無下聯半副絕對

「九一八」以後，東北有兩位抗日英雄，響亮在全國人的心目中，一位是馬占山，又一位是馮占海。察哈爾趙憲卿做過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上校秘書，綏遠陝垣中美第四訓練班的政治組長，中文根基很好，他說九一八以後，有人就馬占山和馮占海做成一聯，徵求下聯，迄無人對得上。

「馬占山，馮占海，一馬占山，二馬占海。山海關前，翻山倒海。」

這一聯共有二十二字，實際祇有十一個不同的字。山、海、占三字都重覆了三次，馬字重覆了兩次；馬占山和馮占海是人名；山海關是地名。第三、第四句的占是動詞，翻山倒海的翻、倒兩字也是動詞，要想對得十全十美，的確很不容易。

仇元璣化身作王壽

仇元璣字少樓，山西曲沃縣人，山西大學教授，爲燈謎專家，名噪一時。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一月一日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已在雲南起義，聲討國賊，蔡鍔率第一軍進攻四川，李烈鈞率第二軍攻廣東。民國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已被迫取銷帝制，六月六日，羞愧而死。當袁世凱稱帝時，山西是沒有討袁獨立的省份，所以山西的文人要上勸進表，擁護他做皇帝，不要取銷帝制，湊湊熱鬧。勸進表由山西文豪時任山西大學文科學長的郭象升執筆，簽名的文人有一百多人，仇元璣也列名其中；不料謄寫勸進表的人把仇元璣的璣字解體，寫成「仇元王壽」，仇元璣一看，把他一人變成兩人，使他不成爲仇元璣。好不容易列名表上，這一錯，無異宣佈他死刑，榜上無名了，着急得跳來跳去，重新寫吧，時間急促，來不及重寫，祇好就這樣趕快送往北京，仇元璣祇有歎氣。

勸進表剛到達石家莊，袁世凱的死訊也傳到了，原表又返回太原。這一下仇元璣可得意的笑了，他說：「我可沒有列名表上，勸袁世凱做皇帝，表上列名的是『仇元』和『王壽』呀！」

殺岳飛的元兇是誰

人人都知道殺害岳飛的是賣國賊大奸臣秦檜，其實秦檜是在背黑鍋，真正要殺岳飛的不是秦檜，而是宋高宗趙構。

金人最怕岳飛的軍隊，他們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金人聽到岳飛的名字，會嚇得肝膽破裂。

紹興十年（一一四〇）岳飛收復了河南各州郡，大破金兀朮於朱仙鎮。他要痛飲黃龍，並不是幻想，因為他有痛飲黃龍的力量，有他的常勝軍。

岳飛打了勝仗，趙構卻罷免韓世忠、張浚和岳飛的兵權，而要割唐、鄧、商、秦四州，向金人求和，真是咄咄怪事，豈有此理！

趙構和岳飛的想法完全相反，岳飛越打勝仗，趙構就越要殺他。岳飛招受殺身之禍的原因非常簡單，就因為岳飛要迎回二帝。如果岳飛真把徽宗和欽宗迎回來，趙構該怎麼辦？他還能穩坐他的皇帝寶座嗎？趙構永遠不希望迎回二帝；而迎回二帝又是岳飛最大的願望和抱負，所以不能不殺他。

岳飛不懂趙構的心理，高喊迎回二帝，種下殺身的種子，能怪奸臣賣國賊秦檜嗎？宋高宗趙構才是真正賣國賊呢！他為保持他的皇帝寶座，不惜殺害功業彪炳、可以制伏金人的岳飛；不惜犧牲做俘虜的父兄，讓他們葬身異域。歷史上寬恕了趙構，單獨加罪於秦檜，實欠公道。

惡有惡報幾個實例

老一輩的中國人很相信「報應」，所以不敢為非作歹，恐怕殃及子孫。現在的青年什麼也不相信，作奸犯科，毫無忌憚，所以犯罪的多半是二十幾歲的青年，造成社會上的嚴重問題。外國人相信不相信報應？我不知道，不過我敢肯定地說，報應也會應驗在外國人身上。舉幾件近幾年發生在美國和日本的重大事